野人山古道硝煙(中)

1943年10月24日,率先進入野人山的中國 駐印軍是新38師的112團。他們作為中國駐 印軍的先遣部隊秘密進入野人山,一方面掩 護中美築路工兵加快修築中印公路,同時準 備隨時向日軍發起攻擊。中國駐印軍進入緬 北野人山反攻日軍,主要目的是要打通從印 度經過緬北野人山進入中國的中印公路。

野人山,又稱克欽山區、枯門嶺或胡康河 谷山,位於緬甸北部密支那以北的中國同緬 甸和印度的交界處,北界中國西藏察隅縣。 這個區域處於緬甸最北方,再北是冰雪皚皚 的喜馬拉雅山,東西皆為高聳入雲的橫斷山 脈所夾峙,方圓五六百公里。最高點本帕本 山,海拔3,411米。山巒重疊、林莽如海。樹 林裏沼澤綿延不斷,河谷間溝深林密,豺狼 猛獸橫行,毒蛇蚊蟲肆虐。從每年5月下旬到 10月間的雨季,不僅使森林裏的蚊蚋和螞蟥 異常活躍,而且使得回歸熱、瘧疾、破傷 風、敗血病等等惡疾迅猛傳播。一般人難以 在此地生存。古時山區內散居着克欽族 (景 頗族)、傈僳族和門巴族等族群,他們因很 少與外界交往而被外界視為「尚未開化」的 野蠻人。故這裏被稱為野人山,緬甸語意為 「魔鬼居住的地方」。

野人山區的胡康河谷是古代中國通過雲南 連接緬甸和印度的重要商貿與文化傳播通 道——「蜀身毒道」(西南絲綢之路)的必 經之地。據學者們研究,由漢代張騫出使西 域時發現的「蜀身毒道」,從四川成都出 發,經雲南大理到保山,再從保山出發,渡 過怒江後抵達潞江鎮,翻越橫斷山脈高黎貢 山來到騰沖,再往西行至密支那,繼續往北 經過胡康河谷,翻越那加山直至印度東部重 鎮雷多。這條中緬印古商道不僅承載着重要 的商貿活動,更是文化傳播的橋樑。古代南 詔、大理佛教的繁榮,以及起源於印度的佛 教文化傳入緬甸、再傳入雲南的歷史, 都與 此道密不可分。

胡康河谷地形險峻、氣候惡劣且疾病肆 虐,是「蜀身毒道」上一段極為艱險最難通 行的路段。胡康河谷位於欽敦江的上游,東 侧是險峻的枯門嶺, 西側是那加山。地勢低 窪,且受印度洋氣流影響,形成了亞熱帶雨 林氣候。這裏植被茂密,河流縱橫交錯。在 雨季時,河水氾濫,加之蚊蚋、螞蟥和毒蛇 等毒蟲群集,猛獸眾多,極易感染熱帶森林 疾病。在醫學條件落後的古代,感染這些疾 病的人往往九死一生。歷史上野人山胡康河 谷多次成為重要軍事通道,見證了傷亡慘重 的戰爭歷史。據資料記載,1942年4月,中 國遠征軍96師及新22師和第五軍軍部數萬人 越過野人山抵達滇西後,各部均損失近半, 有3萬餘將士永遠留在了野人山。

從地域邊界講, 野人山位於江心坡和南坎 之間。江心坡位於今緬甸北部克欽邦與實皆 省交界處的區域,是今雲南高黎貢山以西、 伊洛瓦底江上游的恩梅開江與邁立開江合流 處之間的一個狹長地帶,北起西藏察隅縣南 端,南面延伸至緬甸克欽邦野人山、尖高山 與雲南江高山交界處,面積約2.7萬平方公 里。野人山位於江心坡西側,是江心坡西部 的地理延伸。江心坡區域植被茂密,溪流眾 多,土地富饒,蘊藏着金礦、鐵礦、鋅礦以 及翡翠等礦產資源。江心坡地理位置也極為 重要,地處中緬邊境,是連接西藏與緬甸的 關鍵通道。從雲南通過這裏可以直接到達藏 南,是一個天然的防禦要地。如果這片土地 仍然屬於中國,那麼邊境管理和交通運輸都 會更加順暢。南坎是指位於南畹河和瑞麗江 匯合處的勐卯三角地區,又名南畹三角地 區,面積約250平方公里。

野人山地區是世界上著名的翡翠礦區,以 產出高品質翡翠而聞名,其翡翠具有種老、 種好、底淨、色整的特點,尤其以帝王綠、 蘋果綠等色系最為珍貴。野人山翡翠礦區主 要分布在烏尤河及其支流沿岸,形成於數億

●趙素仲



●野人山中的中國遠征軍墓地。 作者供圖

年前的地質運動,礦床沿板塊邊界分布,分 為原生礦(帝王綠、玻璃種)和次生礦(經 風化形成的卵石狀翡翠)。這裏的礦區開採 歷史可追溯至14世紀,明代已成為滇緬邊境 的玉石貿易中心。

野人山地區的帕敢玉石場,是全世界最著 名的翡翠玉石礦區,以藍水翡翠和老油青種 為主要特色。帕敢玉石場地處喜馬拉雅山脈 南麓,礦區分布於第三紀礫岩相地質結構 中,形成多層砂礦層,礦層深度達30米。底 層因長期沖刷形成高密度硬玉晶體聚集。原 石多呈礫石狀分布於沙土中,山石類以烏黑 砂、黄鹽沙品質最佳。帕敢玉石場開採歷史 可追溯至公元一世紀,是緬甸歷史最悠久的 翡翠產區之一。翡翠礦藏潛力巨大,礦區分 為原生礦(含帝王綠)和次生礦(質地更純 淨) ,不同場口(如老帕敢、摩灣基等)因 皮殼特徵差異影響品質判斷。

野人山以北的江心坡地區也以翡翠礦脈著 稱。江心坡地區擁有全球95%的珠寶級翡翠 礦脈,主要分布在霧露河兩岸。這個地區的 翡翠因地質運動形成於印度洋板塊與亞歐板 塊交匯處,以「玻璃種帝王綠」品質著稱, 單塊玉石價值可達上億元。除翡翠外,江心 坡地區還蘊藏大量金絲楠木,部分樹木生長 周期超過千年,具有極高經濟價值。

野人山雖野藏寶,是座寶山,因此不僅是 當地各族勢力的必爭之地,也成為西方殖民 主義掠奪的目標。據史料記載,現緬甸北部 的野人山及江心坡和南坎一帶歷史上曾長期 屬於中國中原王朝管轄。後來因為帝國主義 的入侵等因素終成異域。野人山的密林中不 僅延伸着一條中國走向世界的重要通道,而 且隱藏着值得世人深思的千古歷史!



● 書 絲

老電影院

近年常有老電影院結業或被拆遷的報道,看到這樣的新聞 總會讓人內心為之悵然。尤其那些有了歷史的老電影院,與好 幾代人是一種共生的關係,人們親眼目睹過它的輝煌,又經歷 了它的逐漸沒落,直至消失,由此產生的複雜情愫,與大銀幕 上曾演繹過的諸多悲歡離合故事一樣,具有強大的敘事引力, 是比其他事物更容易激發起記憶的東西。

過去想要體驗感受一座城市的靈魂,最佳切入點莫過於電影 院。以前的電影院基本都是處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坐落於最為 繁華的街區,周邊與各種百貨商場、飯店、日雜店等配套設施 相伴,人們拖家帶口前來觀影時常會順便逛一逛街,進行連帶 消費。電影院不僅擴大了休閒娛樂空間,也由此具有了一種時 尚氣味,猶如放映機在黑暗空間產生的聚光效應,把散布各處 的人們像飛蛾一樣聚集在自己的周圍。

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也正是因為老電影院所處的黃 金位置,其後當電影在文娛領域的霸主地位不再的時候,老電 影院也更容易成為時代動態演進過程中的犧牲品,被改建為更 能產生經濟效益的名店或商場,成為當地居民的遺憾

老電影院的名字經常是通用的,幾乎每一座城市都有叫「人 民」「群眾」「紅星」的電影院。空間布局也大體相似,從售 票窗到長而狹窄的過道,大多是沿用同一個設計模板,尤其進 場和散場時,攢動的人頭長龍,總是蔚為壯觀。電影院內的裝 飾藝術風格,也帶有濃濃的時代痕跡。我幼時曾被本地一家電 影院的天花板長久震撼——成千上萬隻彩色燈泡鑲嵌成一個巨 大的五角星。到今天,我已經忘記了很多看過的片子,但仍記 得自己曾久久凝望着天花板上的圖案,猶如每次來這裏觀影必 不可少的儀式感。

看電影與閱讀一樣,是一趟愉悦身心的精神旅行。以前除了 正片,還有「加影」——遇到特別受歡迎的電影,同一部拷貝 會輪流在各影院放映,由騎着摩托車的送片員給各電影院送 片,若是路上耽擱了,過了預定的時間,就會為已經入座的觀 眾播放一些紀錄片,有效延時。對於缺乏足夠見識的小孩子來 説,那些氣勢磅礴的紀錄片畫面,就是能抵達心靈遠方的奇 觀。偶爾還會有一些時間超長的電影,如以托爾斯泰名著改編 拍攝的《戰爭與和平》,總時長達到了453分鐘,須分成上下 兩部分播放,不少觀眾是帶着飯到電影院裏吃才看完這部電影 的,由此留下了畢生難忘的觀影回憶。

我對老電影院的留戀和不捨,很難解釋清楚,很多時候我自 己也會為這種矛盾心理感到困惑——我和許多人一樣想要努力 跟上時代快速發展的步伐,卻又經常因為身邊許多熟悉的景象 消失而感到莫名的失落。



七十一 賦棗得燭字

——王安石(兩宋時期)



王安石 賦棗得燭字(節選) 種桃昔所傳,種棗予所欲 在實為美果,論材又良木 風包墮朱繒, 日顆皺紅玉。 己亥初秋

素仲配書

從诗径時代吃到今天

古人飲食智慧的啟示

相。以變法名傳後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思想 家、文學家。晚年崇佛,寫下不少禪詩。名傳千古 哲理。王安石有一首《後元豐行》的詩,詩中描寫 神宗元豐年間人們生活快樂及飲食豐足的狀況。 「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 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踏歌女起舞,但道快 樂無所苦……」人民生活快樂令作為宰相的王安石 自我感覺很好,得意之情溢於詩中。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神宗時期兩度為

棗樹果實是美果,又是良木甚得王安石喜愛。不知 王安石吃的是什麼棗子,是乾品還是鮮採?由於過去 運輸及保存條件不及現在,非產區很難吃到鮮棗,今 日時常能見攤檔有鮮棗出售,果然是爽甜脆俱全。 1983年大光出版社出版拙作《中藥趣談》,書內有提 及關於棗子的資料,市面上出售的乾品棗類主要分有 紅棗、南棗、黑棗、蜜棗四大類。雖然顏色形狀不 一,但都是補益的食材,特別是蜜棗,廣東人煲湯必 下兩三粒,以取其滋潤之效。書中也提到有一棗子食 療方,叫「三棗茶」,是一位老婆婆提供的:用蜜棗 一粒、紅棗四粒、南棗四粒、煲水作茶飲用、味清 甜,有補益功效,並説「太子都飲唔壞」。



●羅大佺

老家的皂角樹

樹,斜長在林地邊。樹幹不算很粗,樹皮卻 裂着深深的紋,枝椏長得濃密,夏天一到, 羽毛一樣的葉子青色無比,與眾不同

皂角樹又叫皂莢樹,童年時我愛到樹底下 撿皂角。青皂角像粗長的豆角,掛在枝上綠 油油的,風一吹就搖晃;老皂角深褐色,一 陣風兒吹過,會自己「啪嗒」掉下來幾 片,撿在手裏硬邦邦的,聞着有股淡淡的清 苦香味。皂角還有很大的藥用價值。但那時 候是計劃經濟時代,肥皂和洗衣粉不好買, 皂角在鄉村主要用於洗衣服。母親説青皂角 得曬透才好用,我就把撿來的青皂角攤在地 壩的洗衣石板上,每天翻一翻,看着它們慢 慢皺縮、變色,直到摸起來乾硬,才把它交 充滿好奇。 給母親,就像在交一件寶貝一樣。

母親用皂角洗衣,是我童年時清晰的畫 面。母親坐在屋簷下,把乾皂角掰成小塊, 放進石碓窩裏,加些溫水,用木槌「咚咚」 地捶。捶着捶着,水裏就冒起細細的泡沫, 清苦香味混着水汽飄開來,比從城裏買回來 的肥皂味道好聞多了。母親把捶好的皂角水 舀進木盆,再把髒衣裳放進去搓洗,泡沫順 着她的指縫往下淌,像撒起了雪花一樣。有

■ ②歡迎反饋。副刊部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老家牟河壩,屋後的林地邊有一棵皂角 時候我也湊過去幫着母親捶皂角,力氣太 小,木槌太重,捶下去皂角在碓窩裏絲紋不 動。母親説:「別鬧,等一會兒用皂角水給 你洗洗腦殼,腦殼以後不發癢。]

> 皂角樹為啥不能像酸鼻子樹一樣,結點水 果來給我們吃呢?我對皂角樹充滿好奇和不 滿。有次我偷偷爬上樹去想探個究竟,腳沒 踩穩,抓着枝椏晃了晃,差點摔下來不説, 手心還被皂角樹的小刺扎破了。我咧着嘴 哭,母親跑過來,把我的手放在她的嘴邊 吹,最後摘下顆青皂角,剝開皮給我嘗,青 皂角芯的味道是一點點甜腥味中帶着濃濃的 澀,我嘗了一點,隨即「哇」地吐了出來, 腦袋搖得像撥浪鼓,從此對那棵皂角樹不再

> 後來我參加工作,離開了牟河壩,每次回 去看望老父老母,都要去屋後山林邊看看那 棵皂角樹。有一年冬天回去時,陽光燦爛 的,天氣很好,發現母親居然去撿些老皂角 來曬着。我說,媽媽,現在已經不用皂角洗 衣服了,您為什麼還去撿皂角?沒有文化的 母親咧嘴笑了一下,沒有回答我。我想了 想,覺得母親是在珍藏過去的生活。

皂角樹,珍藏着童年和故土。



●周兵 紀錄片導演、歷史學博士

紫禁城的至暗時刻與黎明

一百年前的紫禁城,紅牆黃瓦依舊,卻籠罩在前所未 有的迷霧與危機之中。它雖然還是末代帝王的居所,卻 成了一個巨大而沉重的象徵,其命運懸而未決的故事, 由一位「官二代」深度參與,歷程充滿了戲劇性的轉折 與孤勇的守護。

李煜瀛,字石曾——這是一個如今已被許多年輕人淡 忘的名字——他是清末重臣李鴻藻之子,標準的「頂流 官二代」,卻走上了一條反叛與啟蒙之路。年少時,他 甚至得到過慈禧太后的誇讚,但家族在他父親去世後陷 入貧困危機。為了赴法留學,李煜瀛不得不放下身段, 求助於父親的政敵李鴻章,李鴻章則以出乎意料的慷 慨,找朋友資助了這位年輕人, 送他遠渡重洋。

在法國,李煜瀛的行為在當時看來可謂「不務正 業」:未專注於傳統學業,反而投身革命,立志推翻其 父曾維護的王朝;同時,他深深沉醉於藝術世界。當他 站在由皇宫轉型而來的盧浮宮前時,一個夢想油然而 生:何時我們自己的紫禁城,也能成為這樣一座屬於全 民的博物館和藝術的殿堂?

也許此時,這顆萌芽的種子,開始發端於心。

辛亥革命後,清帝遜位,但依據《清室優待條件》, 末代皇帝溥儀仍居於內廷,紫禁城成了一個「國中之 國」。然而,這卻是紫禁城珍寶的「至暗時刻」。龐大 的宮廷開支使溥儀陷入財務困境,他不得不將大量書 畫、青銅器等國之重器,抵押給鹽業銀行,甚至通過弟 弟溥傑等人偷偷運出宮變賣。無數瑰寶從此流散天涯, 有的甚至輾轉海外,至今散落於世界各地的博物館。

然而,對於故宮來説,更大的危機即將接踵而至。

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將溥儀徹底驅逐 出宫。皇帝走了,空蕩蕩的宮殿怎麼辦?一時間,輿論 譁然,各方勢力對這座龐大建築的命運提出了截然不同 的主張:有人要求將其歸還清室;激進的改革者視其為 封建餘孽,主張徹底拆毀;更實際的方案,是請來歐洲 設計師,將核心建築「三大殿」改造為現代化的國民議 會大廈。

紫禁城,這座承載了600年歷史的建築群,彷彿站在了 被肢解或拆除的命運交叉點

就在這歷史的十字路口,李煜瀛和他的同道們站了出 來,那個曾在盧浮宮前許下的願望,迎來了實現契機。

以自己在民國文化領域積蓄的巨大聲望為牽引,1924 年,「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李煜瀛被推舉為委員 長,成為了守護紫禁城的「帶頭大哥」。

這支特殊的「創始團隊」堪稱「全明星陣容」,匯聚 了當時政界、軍界、文化界的頂尖力量:易培基作為首 任院長,是魄力十足的實幹家,力主向公眾全面開放宮 殿;史學泰斗陳垣是團隊的學術靈魂,他制定了極其嚴 格的清點制度,如「點查人員不得單獨行動」,並且為 文物建立了最初的「身份證」;而如莊蘊寬等耆宿則在 後續的政治動盪中,如同「孤臣孽子」般以性命相爭, 抵擋了軍隊試圖入駐的危機,誓言「我這把老骨頭,就 擺在這裏了」!

在這群人的共同努力下,混亂的局面得以控制,海量 的文物被逐一清點、登記、造冊,命運的齒輪終於轉

1925年10月10日,紫禁城迎來了它的新生——故宮博 物院正式成立並對外開放。

從皇帝的私產到國家的寶藏,從權力的象徵到文化的 殿堂,故宫的轉型是一部驚心動魄的史詩。它始於一個 人的夢想,成於一群人的堅守,最終,屬於每一個國 民。

這段一百年前的故事,至今仍在提醒我們:文明的火 種,需要智慧來播種,更需要勇氣來守護



●懸掛李煜瀛手書「故宮博物院」門匾之神武門門樓 (1925年10月10日) 作者供圖

